

红 学 学 案

高淮生◎著

新 华 出 版 社





作者简介：

高淮生，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是明清小说和古代诗论，著有《红楼梦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古诗新论》(中国文联出版社)。并在《红楼梦学刊》《中国矿业大学学报》《河南教育学院学报》《曹雪芹研究》等刊物发表研红论文30多篇。在《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百年红学”栏目连续刊发“学人综论”系列论文，建构红学学术史长编《红学学案》，即“不拘格套，另辟蹊径，换一种眼光看红学。”《红学学案》以学人立案，12位学人成一编，拟撰60位学人成5编。



封面题签：谢少承

责任编辑：张琳琅

封面设计：甲子金文化传播



【周汝昌的红学研究】

非求独异时还异，难与群同何必同；

【王蒙的红学研究】

鉴赏与批评并举，作悟与活说贯通；

【李希凡的红学研究】

坚守成说，拓展新境；

【冯其庸的红学研究】

我见其大，继往开来



ISBN 978-7-5166-0250-8



9 787516 602508 >

定价：39.8元

红学学案

高淮生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学学案/高淮生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7-5166-0250-8

I. ①红… II. ①高…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8306号

红学学案

作 者: 高淮生

出 版 人: 张百新

责任编辑: 张琳琅

封面设计: 北京甲子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北京甲子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徐州中矿大印发科技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1.25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13年2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0250-8

定 价: 39.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舊釀新醅待客嘗
今番佐計費思量
望憑人取長歌交
蠻素排場正快哉

紅樓夢集撰成而抄王辰秋高澹生





前言

这是一部“学案”性质的红学学术史著述，名之曰《红学学案》。

《红学学案》实受《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这一传统学术史著述之启示，一旦引入红学学术史撰述，则因革取舍之处显而易见，似旧而新。庶几可不拘格套，另辟蹊径，换一种眼光看红学。

众所周知，历史有三个主要的方面：时、事、人。若以“时间进程”为主线，可以是“通史”的写法；若以“事件始末”为主线，可以是“专题史”的写法；若以“人物”为主线，可以是“学案”的写法。近几十年出版的红学史著述基本上属于前两种写法，而第三种写法未之能见。是故，《红学学案》则以“学人”为主线而撰成红学史著述，即以人立案，提要钩玄；由人带史，综论通观。

《红学学案》撰述坚守两个基本“原则”：一则“仰视其人格、平视其学术、俯视则不取”的心理原则；二则“非遇亲者而谀之、非遇疏者而略之、非遇强者而屈之、非遇弱者而欺之”的撰述原则。这两个“原则”究竟是否可取或缜密呢？当留待时日以检验。由第一个原则可知，《红学学案》撰述只涉及学术事实的述评，不涉及人格价值评价。由第二个原则可知，《红学学案》撰述“不惟是非成败定褒贬，而以学术贡献论高下；秉持了解之同情，摈弃学派性偏见。”具体言之：或评其学术之新见，或述其学术之方法，或彰其学术之个性，或辨其得失之因缘；但凡涉及学术论争，必兼顾各家之说，不专一家之言。

应当说，《红学学案》之写法的确出于笔者自觉的整体设想和学术追求，即择取那些具有突出学术个性和学术贡献之学人，考量其学术业绩，并由此考察红学发展演进之迹。由于《红学学案》之撰述非长编而不可成，这实在地考验着编史者的“学力”和“识力”。并且，由于《学案》难以如《通史》般地全览，即把有关红学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编史者的视野。所以，诸种所限，自不免有遗珠之憾，偏狭之弊，笔者是葆有清醒认识的。

本编《红学学案》以新时期小说批评派立案，所立案述评之学人包括蔡义江、胡文彬、张锦池、吕启祥、李希凡、郭豫适、周思源、曾扬华、冯其庸、周汝昌、王蒙、刘梦溪等十二位。庶几于通解通释过程中呈现新时期红学批评之概貌，彰显一代有一代学术之通则，以期“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既然学术百年之后论升降焉，而笔者竟于此百年之内为现代学人立案考述，以臧否其学术之高下得失。“升”耶？“降”耶？“升”乎？“降”乎？论定何其难哉！读者其谅之。

目 录



前 言

一、蔡义江的红学研究：详于文本辨析、精于艺术鉴赏·····	001
引言·····	001
第一节：曹雪芹的思想具有“宿命”特征·····	002
第二节：《红楼梦》非良缘梦，乃繁华梦、欢乐梦·····	007
第三节：“不失真”的审美原则、“谶语”的笔法、人物性格的人性观照·····	010
第四节：《红楼梦》续书严重误导读者·····	017
结语·····	022
二、胡文彬的红学研究：“两点两论”、通达入情·····	026
引言·····	026
第一节：用心深细评人物、以小观大见旨趣·····	027
第二节：审美观照、文化审视、社会历史评价：红楼人物的情态观照·····	031
第三节：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化或从中国文化看《红楼梦》·····	040
第四节：举小以贯大或推末以至本的《红楼梦》文化通观·····	043
结语·····	047
三、张锦池的红学研究：考论结合、建构新说·····	049
引言·····	049
第一节：主题、主线、主人公三者高度一致是《红楼梦》艺术结构的特点·····	050
第二节：李贽“童心说”是理解《红楼梦》人物形象的一把钥匙·····	056
第三节：《红楼梦》结构学总体特点：均衡美·····	067
结语·····	071
四、吕启祥的红学研究：寻求艺术真谛、人生真味、精神家园·····	074
引言·····	074
第一节：从人物关系辨识对比中分析人物并把握人物性格·····	075
第二节：《红楼梦》女性形象的整体审美观照·····	080
第三节：《红楼梦》融合了艺术典型和艺术意境·····	086
第四节：人性关怀立场尤其女性关怀立场的《红楼梦》比较研究·····	089
结语·····	091



五、李希凡的红学研究：坚守成说、拓展新境·····	093
引言·····	093
第一节：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那些基本观点”·····	094
第二节：“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说和“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萌芽”说·····	100
第三节：“叛逆性”说和“人性觉醒”说·····	104
第四节：现实主义美学、典型论·····	109
结语·····	114
六、郭豫适的红学研究：学术史与方法论的不倦阐释·····	118
引言·····	118
第一节：如何评价索隐派、考证派、小说批评派的红学观念和研究方法·····	119
第二节：如何评价鲁迅和胡适——有没有“唯一正确”的方法·····	127
第三节：读者们不要相信出诸主观的猜测、研究家不要在索隐派之路上追求出新·····	137
结语·····	142
七、周思源的红学研究：善拓新境善旁通·····	145
引言·····	145
第一节：“象征现实主义”：尚未认识的新的创作方法·····	146
第二节：从非典型的角度、文本至上的原则、事理情理和文理结合上评论人物·····	153
第三节：《红楼梦》是高艺术浓度的精品、当代长篇小说匮乏这样的高浓度·····	160
结语·····	163
八、曾扬华的红学研究：辨红学公案、探红楼艺境·····	165
引言·····	165
第一节：“钗黛之辨”难辨、贾母“舍黛取钗”一案更难翻案·····	166
第二节：“钗黛合一”不可取、“扬黛抑钗”最可信·····	174
第三节：人物论的道德批评、政治批评和“对比—细读”辨析·····	179
结语·····	187
九、冯其庸的红学研究：我见其大、继往开来·····	189
引言·····	189
第一节：《红楼梦》的思想是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思想、曹雪芹的思想是初期的 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	191
第二节：曹雪芹是一位超前的思想家、他的理想是属于未来的时代的·····	198
第三节：批“程朱理学”、反“封建礼法”是曹雪芹思想的根本和《红楼梦》思想的主	

旨.....	201
第四节：应该重新评议评点派、应该继承和发扬评点派的文学批评方式.....	209
第五节：“大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	217
结语	219
十、周汝昌的红学研究：非求独异时还异，难与群同何必同.....	223
引言	223
第一节：“还‘红学’以学”：什么是“红学”	226
第二节：“证悟红学”：走向“新索隐”的旧途	233
第三节：“中华文化之学”和“新国学”	238
第四节：“中华文境”与“十六字真言”的异质之别.....	247
第五节：考据词章身外物，人生第一在为人.....	253
结语	258
十一、王蒙的红学研究：鉴赏与批评并举、体悟与活说贯通.....	263
引言	263
第一节：“作家学者化”：创作和学术相通的“王氏红学”	266
第二节：从《红楼启示录》到《王蒙的红楼梦》：“活性”思维与“率性”境界.....	273
第三节：“概念化”：《红楼梦》批评中的规律性模式或公式的归纳和提炼.....	280
结语	286
十二、刘梦溪的红学研究：红楼新论犹可论、红学史述善通观.....	289
引言	289
第一节：红楼新论：《红楼梦》与红学通解.....	291
第二节：红学史论：《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300
第三节：红楼探源：《红楼梦》与文化传统.....	307
结语	311
附录：学案传主学术简介	314
后记	327



蔡义江的红学研究：详于文本辨析、精于艺术鉴赏

引言

蔡义江的红学著作主要有《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现称《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或《红楼梦诗词曲赋全解》）、《论红楼梦佚稿》、《〈红楼梦〉校注》（此后出版新校注本《增评校注红楼梦》以及修订本《蔡义江新评红楼梦》）、《追踪石头：蔡义江论红楼梦》等多种。其中《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至今流布，享誉甚广，如吕启祥所评价：“一部学术著作，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发行量，不仅在红学界，即在整个学术界也是十分罕见的。”[1]1梅节则说：“蔡先生是笔者所敬重的有成就的新一代红学家，他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在同类书中独多新见。”[2]192而《蔡义江新评红楼梦》（以下简称“新评本”）则被周汝昌称道为“持论最正，用情最深，评注最详尽，最遵从原著，到目前为止，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本子。”（笔者按：周汝昌评语见“新评本”封面题词。笔者以为可将蔡义江的“新评”与周汝昌的“校评”、冯其庸的“重校评批”和王蒙的“评点”合称当代《红楼梦》评点“四家评”，其中《〈红楼梦〉王蒙评点》出版最早，因“四家评”评本影响最大，故有此称。）

吕启祥在发表于《红楼梦学刊》（1999年3辑）的《解得其中味 度与寻梦人——读蔡义江校注评浙版〈红楼梦〉》一文中将蔡义江的校注评本《红楼梦》看做他以往研红心得的一个荟萃和集成，可相当充分地体现蔡义江治学的特点与风貌。该“新评本”包括“校注”本的作品正文和注释文字两大部分，此外增加了每个回目前的“题解”和回目后的“总评”，并结合脂批的详细评点，充分细致地阐释了各个回目的原貌、涵义，并详细地评鉴了每个回目的具体内容。另有“附编”所附多篇专题文章，系统地阐述了相关的重要学术问题。该著“前言”道：“想把自己几十年来研究的心得告诉读者，希望他们能少受些迷惑，少生些误解。选题目写文章固然也是办法，但总替代不了逐字逐句地表述自己对全书的看法，所以才想到用传统评点派的办法来作‘批注’。”[3]“新评”的“新”，就在于能运用自由独立的思考“将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就在于充分尊重脂批，引入“有真知灼见、能开启思路的重要脂评”，以提升评红的学术价值。可以说，蔡义江的红学研究著作能够将“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明辨慎思的探索精神以及平朴清浅的行文风格”[1]1很好地结合，能够充分彰显蔡义江的鲜明学术个性：详于文本辨析，精于艺术鉴赏；持论平易，烛隐探幽。





第一节：曹雪芹的思想具有“宿命”特征



新时期红学研究在《红楼梦》版本、作者思想、小说主题、人物评价、艺术特色等方面不断出现新说，公允之论与过激偏见纷呈。其中，关于作者思想和《红楼梦》主题等问题也不可避免地被过度阐释。《蔡义江新评红楼梦》“前言”指出：

“我以为历来有不少旧见、如今又有不少新说，都在误导读者对《红楼梦》的理解。”[3]可以认为误导读者的主要表现就是不注重引导人们关注文本的“文学性”而导向非文学的方向，再加上因一百二十回续书改变作者原意而对《红楼梦》题旨和艺术理想的不能全面而深入地把握。在蔡义江看来，把曹雪芹视为高明的思想家的做法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小说家的任务只在于描绘、表现，至于对形象的剖析、说明，并不是他的职责，也是他所无能为力的。”[3]14（笔者按：蔡义江始终坚持这样的定位：曹雪芹是一个坚持“追踪蹊迹”美学理想的伟大文学家。参见蔡义江发表于上海红楼梦研究学社主编《红楼梦研究辑刊》2012年第四辑的《靖本靖批能伪造吗？》一文。当然，如果从曹雪芹作为一位具有巨大思想深度包括美学思想深度的文学家角度认识和评价他的思想家作用和影响，应当并无不可，即从曹雪芹诉诸于情感力量的思想家视角理解曹雪芹思想家作用和影响，尽管曹雪芹并不是诉诸于逻辑思辨的思想家。）曹雪芹作为一位高明的天才艺术家通过《红楼梦》不过是呈现了广阔现实生活中的极其深广的社会意义，也就是在“写实”过程中全面地呈现整个现实社会和人生的意义，其最大的特色就是改变历来小说只着眼于故事情节而不看重生活的小说创作路向。《红楼梦》作为伟大的艺术经典的文学艺术价值已然是第一位的，所以，应重视对文学、美学的视角的审视才是《红楼梦》阅读和批评的正途。譬如蔡义江在第二回中评贾雨村“正邪两赋论”：“这是贾雨村之论，非曹雪芹之论。此书总以塑造人物为第一要务，切莫因其说玄虚奥妙，便生雪芹思想高深莫测之想。当然，能借我国传统医学中常用的正邪二气概念自圆其说，也是相当不容易。”[3]24第二回“总评”道：“雨村的正邪二气之说，并非严肃的科学论述，也不必为誉扬作者而将他当成哲学思想家，说是‘雪芹以假语村言，写程朱理学与反程朱理学之斗争’。议论中列举大仁大恶者的标准，颇合乎雨村之为人及世俗观念，并不代表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认真评判。”[3]14总之，不仅大家常谈论的“正邪两赋论”未必就能作“雪芹思想高深莫测之想”，就是为人称道的“好了歌”不过是“作者借通俗歌谣形式对当时社会现象和人们观念中最有代表性的几个方面所作的批评。有概括性，又容易被广泛接受；这与歌词植根于人民大





众中有关。但就其思想，谈不上深刻，也并不新颖，倒与其凡事‘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虚无悲观思想一致。”[3]14曹雪芹“借此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的极端愤懑和失望。这样，他自然地就使自己先陷入了唯心主义的迷津。”[4]17当然，对“正邪两赋论”与“好了歌”的思想意义的理解可以截然不同，譬如以“好了歌”为例，或以为“‘好了歌’了无意趣，浅俗得很。”[3]8或以为“好了歌”是：“《红楼梦》自创的哲学语言是好和了。”“《好了歌》多重暗示中的直接之义是大乘佛教的了义。所谓了义，便是最透彻、最后的真理。”[6]93、45“《红楼梦》的荒诞意识由《好了歌》作了揭示，其天眼下的荒诞集中地呈现为虚妄……总之，揭示世道人生‘又向荒唐演大荒’的荒诞性，是《红楼梦》极为深刻的另一内涵。”[7]135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已，不过各种解释大都将其中所包含的虚无悲观思想联系起来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虚无悲观思想果真就是曹雪芹思想的最后归宿吗？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被阐释了，即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力图呈现“情本体”这一实有的存在，所以，“虚无”并非曹雪芹思想的最后归宿，也非《红楼梦》的主旨。“《红楼梦》哲学正是这种‘情本体’哲学，情为存在之家的哲学。情即最后的实在。”[8]143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力图以情设教，形成“情教”，这一认识正在被普遍认同。如此看来，“到头一梦，万境归空”所归的不是虚无，而是林黛玉的“无立足境，是方干净”的“无”。而黛玉是“情情”，是“有”，即便宝玉的“情不情”，仍是“有”。“情”是最后的归宿，“情即最后的实在”。所以，如果承认宝玉、黛玉的思想能够反映曹雪芹的思想追求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对“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蕴含进行更深刻的理解。

其实，回到文本，重视小说本身的文学审美价值这一认识并不妨碍同时着眼于《红楼梦》思想价值尤其哲学思想的开掘。因为，作为文学经典极品的《红楼梦》所蕴涵的精神意蕴既深且广，其可供深入思考的空间很大，只从某一个或有限的视角审视已经明显不足以更深入全面地把握其完整的精神面貌。况且，“文学批评从本质意义上说是对文学艺术作品的一种价值反思，这种价值反思既包括对艺术的审美价值反思，也包括对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反思。”[9]譬如刘再复侧重于思想价值尤其强调以哲学的视角看《红楼梦》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点：“《红楼梦》本来就处于中国文学和人类文学的制高点，也处于中国思想和哲学的制高点，只是我们并未充分发现，今天发现了，还以它本来制高点的地位，这不是拔高，而是还原。”[8]49“《红楼梦》的哲学是艺术家的哲学，其特点，是意象而非逻辑，直陈而非推导，感悟而非演绎，明断而非分析。”“《红楼梦》作为天才杰作，它首先





是明心，一部《红楼梦》也可说是一部心传、心经、心学，写的是心事，吟的是心音，明了的世界本质是心灵。心之外，一切都可以‘了’。”[8]36、47这是刘再复式的宏观整体性的观照，即大文化的、哲学形而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终极价值”的思想和哲学视野，明显不同于蔡义江的鉴赏和考证、文和史结合的视野。

蔡义江一再申明曹雪芹思想的“宿命”特征，并以此作为他解读《红楼梦》思想与主题方面一些争议问题的观念依据。他谈“宿命”的地方至少有以下多处，特例举如下：

“悲剧命中注定的观念此回最为明显。以后书中时时处处作‘谶语式’的诗句、谜语、酒令、对话等皆是，可知‘宿命’本是《红楼梦》的大悲音。”（第五回“总评”）[3]69

“为什么作者对人物的结局要不断以谶语来预示呢？看来这是《红楼梦》的大悲音：宿命。”（第二十九回第二条评语）[3]335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一节评黛玉的心理活动：“既你我为知己，则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哉！既有金玉之论，亦该你我有之，则又何必来一宝钗哉！”蔡义江道：“命运之不可抗拒也，所以说宿命是本书的大悲音。”（评点第三十二回）[3]365

“作者的宿命观念根深蒂固，并不只是警幻册子判词、红楼梦曲及《制灯谜贾政悲谶语》回才有。”（第四十五回“总评”）[3]512

“绣鸳鸯梦兆绛云轩”一节评道：“袭人暂离，宝钗独处，毫不在意，正其胸怀坦荡处。看此绣鸳鸯情景，则又俨然是一位女主人。然句句都写出无意间的作为。作者不但常用言语诗谜作谶，也以行动举止来显现命运的先兆，宿命观念可谓强矣！”（第六十三回）[3]405

蔡义江特地标举作者“谶语式”地写人物言行、人物命运、故事情节等均离不开宿命观念的影响，把《红楼梦》的“大悲音”归之于作者的宿命观念就成为蔡义江对《红楼梦》悲剧说的一种独特阐释，这一种阐释更强调作家思想对其作品意义的生成作用。曹雪芹的这一观念是同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遭遇有关系的，体现了曹雪芹对现实世界的深刻悲观主义情绪，并与曹雪芹怀有的虚无思想相一致。譬如《红楼梦》第四十五回宝玉冒雨探望黛玉，谈及斗笠来，黛玉笑道：“我不



要它。戴上那个，成个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儿了。”脂评对这句对话中的“画的”“扮的”有评论，认为“暗隐不吉之兆”。蔡义江评道：“总不离宿命！作者对现实世界的深刻悲观主义情绪，竟使此类作谶成了最常用手法，是本书文字上的一大特色。”[3]510“暗隐不吉之兆”是因为神瑛侍者是贾宝玉的前身，绛珠仙子是林黛玉的前身，黛玉要用眼泪还宝玉的债，泪尽而逝，这是宝黛故事里面的宿命。蔡义江将《红楼梦》“谶语”这一常用手法归之于作者对现实世界的深刻悲观主义情绪的影响，是为更有力地说明曹雪芹“宿命”思想在《红楼梦》中的主导性。

我们知道，对《红楼梦》悲剧精神的感悟与阐释是理解与感受《红楼梦》题旨与命意的关键。准确把握了《红楼梦》的悲剧性质，便有助于形成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有价值的深刻的文学美学见解。这一方面的深刻把握和理解是从王国维和鲁迅等的学术阐发开始的，然而至今都难以超越他们关于《红楼梦》悲剧认识的思想高度，包括蔡义江的“宿命悲音说”也没有真正实现这种超越。而当今对《红楼梦》悲剧认识的思想延展是有的，尤其以刘再复和王蒙为突出。譬如刘再复认为：“近百年来，对《红楼梦》悲剧领悟得最透彻的是王国维。换句话说，在20世纪的《红楼梦》研究史上，就其对《红楼梦》悲剧的阐释，其深度还没有人超过王国维。这种深刻性集中表现在一点上，就是它揭示了造成《红楼梦》悲剧的原因不是几个‘蛇蝎之人’。即不是几个恶人、小人、坏人造成的，也不是几个‘盲目命运’造成的，而是剧中人物的位置及关系的结果。”“他富有真知灼见地道破《红楼梦》的悲剧，乃是共同关系即‘共同犯罪’的结果，也就是与林黛玉相关的人物进入‘共犯结构’的结果……王国维所说‘剧中人物之位置及关系’造成的悲剧，完全可以翻译为剧中人物共同犯罪的悲剧。”[7]156-159在王国维的启示下，刘再复进一步拓展自己对于悲剧的认识：“真正深刻的悲剧，就是冲突的双方都拥有自己的理由，都从某一角度符合充分理由律，也就是说，都在不同程度上确认这种‘通而为一’的道理……《红楼梦》的伟大之处，正是它超越了人际关系中的是非究竟，因果报应，扬善惩恶等世俗尺度，而达到‘通而为一’的无是无非、无真无假、无善无恶、无因无果的至高美学境界，从而自成一个区别于中国传统戏曲小说模式的艺术自在。”[7]159--160刘再复从美学、哲学的内涵上重视《红楼梦》的悲剧特质是对王国维、鲁迅悲剧说的进一步发展与丰富。而王蒙则从鲁迅先生说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这一意思接着说：“我想来想去还是用‘悲凉感’这个词儿来描述《红楼梦》好，本来可以用‘虚无感’这个词儿，但《红楼梦》又没有真正做到‘虚无’，因为还有一块石头，石头上还有记载，记载中还有故事，





而且仍然让人看了之后感觉到那么悲哀。”“《红楼梦》就是这样，一方面给人的感觉很荒谬，很空虚，而另一方面，又是很认真，很值得的。”[10]141、144因为《红楼梦》体现着极其丰富的人生性，所以“很认真，很值得”。王蒙对《红楼梦》的人生性和文学性这两个方面十分关注，他认为：“《红楼梦》的悲剧是感情悲剧也是政治悲剧，是文化悲剧也是社会悲剧，是家庭悲剧也是个人悲剧，是人生悲剧也是历史悲剧，是时代悲剧也是永恒悲剧，是形而下的悲剧也是形而上的悲剧。”[10]285而就宝黛爱情悲剧而言，“它是人生悲剧，充溢着对人生的空虚与孤独的共同体验。它是社会悲剧，显示着忽喇喇大厦将倾的不祥预感。它是性格悲剧，黛玉的促狭、高洁与宝玉的‘无事忙’‘富贵闲人’的随和安适是常常对不上号的。它是命运悲剧，‘俺只念木石前盟’，却偏有‘金玉良缘’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他们的头上。它还是环境的不和谐造成的悲剧”。[5]58王蒙对《红楼梦》悲剧的认知视野十分开阔，这里深潜着他自己富有深度的人生体验，更寄托了一种深沉的生命感悟。可以说，从王国维、鲁迅到刘再复、王蒙等对《红楼梦》的悲剧特质认识已经足以给人们留下较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了。相比较而言，蔡义江的“宿命悲音说”固然很平易地道出小说文本中固有的思想特质，即道出了曹雪芹那一时代的社会通俗思想观念对《红楼梦》影响的普遍意义，但如果过于强调这一悲剧思想根源的主导意义的话，毕竟还是显得单薄或简单化。因为，《红楼梦》作为经典所深蕴的丰富的思想启发性被简单化了，作品本身的辽阔意义空间也就被窄化了。《红楼梦》中说：“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思，才算是大才。”所谓“大意思”，就是平凡的事情上或寄托社会的、道德的、政治的、历史的、家国的寓意深广的大感慨，或表现宇宙的、哲学的、文学的、美学的大境界。一部“滴泪为墨，研血成字”的宏文巨著，必然富含着“大意思”。所以，由“大意思”的提醒使我们不由得要追问：《红楼梦》“宿命悲音”的终极指向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指向哪里呢？那又该如何解读呢？这确实是《红楼梦》的“大问题”，自然也是红学研究的“大问题”。当然，蔡义江自己对于《红楼梦》思想意义的深广性是有着高度自觉的。他一再申明曹雪芹思想的“宿命”特征，并以此作为他解读《红楼梦》思想与主题方面一些争议问题的观念依据的做法，笔者理解显然是有意识地回避庸俗社会学那一套批评模式、批评话语，疏离那些西方太现代的批评模式话语，并总不愿意陷入对某种西方理论的模仿性表达而导致随意性的思想独白的自述之中。他治红的学术追求即回到小说本身，以求力图最遵从原著、最尊重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原意、最公正地持论。所以，他选择最传统的文学批评言说方式即小说评点，以充分展开他对《红楼梦》这一经典文本的审美评价。

